

# 和姑父喝酒

□曹荣琪

和姑父喝酒,是种享受。不是酒好,而是情真。

昨晚,在乡村姑父家,我建议喝38°的烧酒。姑父从木柜上拿出那瓶酒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才62岁的他,手上满是老茧,十个手指都很粗糙,粗布蓝衣口袋里,露出一包低价烟的盒子,瘦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两鬓已经花白,但眼神炯炯,显得精神。

酒,开了,酒香弥散到了屋子的每个角落。墙角处,有三个黄鳝笼子。这些笼子,是用白的、红的或蓝的塑料包装条和雪碧瓶子做成的。

“自己做的,不花钱,有近

百个呢!今天下午1:30前穿好了蚯蚓,去周边乡镇河里放了98个,放在了水花生底下或烂秸秆里,下午4:30才回来。”姑父边说边给我碗里倒酒。

姑姑看到是38°的酒,责怪姑父不拿45°的,说只有十几块钱的酒,还好意思拿给小曹喝。“家里人,低度好上口,小曹喜欢低度的。这两天,放黄鳝啊,情况蛮好,前天卖到295块,昨天卖到190块。”姑父的皱纹里露出了笑意。

我端起酒碗,敬姑父,感谢姑父做了一桌子菜,款待我和妻子。望着煮得喷喷香的鲫鱼,话题自然又落到了黄鳝上。

“这两天黄鳝价格贵,大的一斤40块呢。不知你们今天

来,不然留下几条过过酒。”二两酒入口,姑父聊起了创业史,“家里养了一些羊,还养了一些鸭和鹅,但总觉得来钱慢。现在,家里添了孙子和孙女,开销变大了,这不,我又做了这些笼子,放黄鳝呢!”

“人虽然稍微辛苦一些,凌晨2:00就要起来,出去收笼子,5:00多才能到家。以前用自行车时,从河里收上来的湿笼子分量重,半路上摔了好几次跤,笼子也散落了好几回。前不久,700块买了辆二手电瓶三轮车,现在好多了。”姑父刻满辛劳的脸上被酒映红了。

我一边喝酒一边默默地听着,不时看着眼前的姑父。钓黄鳝这个活儿,在我家最苦的时

候,兄弟们都干过,这个活儿的苦在于起早带晚,一个人黑夜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河边走,碰到打雷下雨,或河边坟场,心里挺怕的。

现在,这个活儿落到眼前满脸皱纹的姑父身上,我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自己也写不出的滋味。

江海平原上,有很多这样的老人,没有技艺,没有门路,他们用辛劳和勤奋,搜寻着大自然馈赠的动物、植物、水生物,典卖着自己的辛劳,换取生存的物资,兑现着自己养家糊口的责任。这样的过程,虽然艰辛,但很踏实。

我端起碗中酒,在与姑父的碰碗声里,一饮而尽。

微观

○○○

## 守着一轮明月

谢祺相

每年都守着一轮明月过中秋,人们给自己的生活找出各种参照物,为的就是让每一天每一年都过得不一样。今年的月亮还是去年的月亮,它的变化微乎其微,可在人们眼中,月亮也在成长,也在成熟,学会了恋爱与思考,也学会了忧伤与快乐。七情六欲是很神奇的感觉,说是说不出的,希望月亮也能够去自我感觉。人们喜欢赋予月亮神奇的色彩,才有众多的神话传说,这也是排解消极情绪的好办法,也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种下一棵希望的幼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神话中的人物,拥有无与伦比的神通,这样就可以过一个随心所欲的中秋,就可以与亲人长相厮守。

中秋节时想法越多,说明对人生对未来越充满希望。可有月有阴晴圆缺,人生不可预知,未来充满各种可能,需要每一分每一秒去体验,这才是人生的奇妙之处。中秋节只不过是一个节日而已,只代表着一天的心情,好也罢,不好也罢,还有许多精彩的日子在等着。

## 六十岁

柏邦妮

妈妈快六十岁了。我六十岁也能这么精精神神、兴致勃勃就好了。中午妈妈给我展示一身又一身新衣服,得意得不得了,爸爸问起,她说都是我给买的,一边给我递眼色。中午在家里哇啦哇啦地唱歌,晚上看偶像剧睡着了。问我能不能给她个群演的角色,一句台词就行。看见她的样子,我觉得“老”好像也不是很可怕。

## 异地的友情

几点

每年都会去北京一两次和友人们欢聚,来来回回无数次,以致现在在北京走到一地,都会想起过去有关这里的记忆。

这一行,我和朋友们都在感叹,距上一次来隔了有将近一年吗?一转眼,朋友的孩子不仅能加入我们的饭局,还能加入我们的谈话和游戏。孩子那么真实地长大了。

必须路过天安门和故宫,必须去满福楼火锅,必须吃好朋友家门口的烧烤和豆腐脑,在北京打卡居然有了日常生活的仪式感。事实上,此时此刻的这一秒,下一秒就成了回忆。然后我们又一起创造了新的回忆。

长大了,面对离别不会哭到断气,不过泪花依然闪烁。特别是好朋友说,尽量下次见面在一年之内实现的时候。

一年一年就这样走过了。不奢望时间能慢一些,只希望我们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平凡、快乐。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12号



《面包》【阿根廷】V·莱布弗

## 那时中秋

□王慧琪

说的还是以前的事。一些关于中秋的记忆。

那时母亲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临近中秋了,她会在镇上的集市买一串蟹,让卖蟹的扎扎牢,放入她常用的那个长方形的柳条篮里。而后步行近十里,再搭一个多小时的班车回到城里的家中。那时家里有六七口人,买回来的蟹一人吃不到两只,于是便谋划着做一锅蟹酱。把蟹洗净劈开,放在事先和好的面粉糊里蘸一蘸,而后入油锅走一走,再加水,将蟹煮得八分熟;倒入加有毛豆粒、茭白丁、香菇丁的面粉糊和各种作料,一会儿一大锅的螃蟹酱就成了。那种大号的粗瓷碗能盛好几碗,足以让我们这批半大不大的吃货杀尽馋意。不只是那蟹爪蟹黄,浓稠稠的酱糊也鲜美绝顶。

母亲从集市上买回来的还有一大苞菱角,那是农人一早从荷塘里采摘来的,还透着股幽幽的清香。大多煮熟了吃,也会留几只生的,母亲找了菜刀来,我们说才不用呢,牙齿就能咬。那菱肉白生生的甜,咬得出浆汁来。

一家人吃了晚饭,正儿八经地搬几张板凳,坐到外面露天赏月。入了秋的夜晚,天已有了几分凉意。而小孩子更关注的是那张小方桌上摆放

的几样吃物。那吃物是爷爷前几天便备好了的。有南瓜籽和西瓜籽。南瓜是自家门前那一小片地里种的,每次吃南瓜,籽都掏出来,摊在阳光下的匾子里晾干,收好。热天吃的西瓜,籽也舍不得扔,晒干后一点点地集起来。

中秋节前夕,爷爷会坐在蜂窝炉旁边,放一只铁锅,用文火不紧不慢地炒出这喷香的瓜籽来。月饼自然也是有的,但一人摊不到一块。爷爷用刀将月饼很均匀地切成四小块,放在圆圆的洋瓷盘里,印象中能吃到两至三块。吃的时候用手掌窝着,一点点地往嘴里送,不是一口吞下去,而是慢慢嚼,细细品。那时候的月饼不像现在有这么多样,也就椒盐和五仁两种。如今的食品厂已不屑做这种价廉而最没花头的月饼了,倒是菜市场里会有些个体户肯做,我会想方设法找到这样的月饼买来吃。

……该吃的都吃了,而夜空里的月亮这时候也慢慢露脸了。像是被墨漂染过的云层,一缕缕一缕缕地退去了,圆月把它的清辉洒在了我们围坐的那片地面上,亮亮的,如同白昼一般。我们盯着月亮看,月亮在缓缓地移动,那一晚,我们几个兄妹都很兴奋,觉得中秋节真好,让我们吃到了这么多好东西,还看到了这么美的月亮。

## 苍蝇菜馆

□马陈城

“苍蝇菜馆”原本是四川话,大意说的是一些隐藏于市井之间且物美价廉的小饭馆。读音虽是蜀中才有的方言,但其本身早就遍布人迹所至之处了。

有年代底蕴的城市容得下苍蝇菜馆,那是历史与岁月的积淀。南师大老校区斜对面的巷子里有一家鸡汤面馆,非本地人不知。每日排队的客人宛若长龙一般,不精此门道的人还不知是为了什么。不起眼的小店半倚着一棵两人围抱的杨树建起来,满是砖瓦的屋顶被树干戳破一个大窟窿,树底下是一个陈旧的大锅炉,炉子是不封火的,一整炉子鸡汤,以备随时下一碗面条或馄饨。老板手脚极快,铁勺上下挥舞,滚水煮面添凉水,再煮沸。等食的客人尚未“韶够”,一碗鸡杂面不动声色,已经端在前面。备好的鸡汤浮着一层厚厚的、黄黄的油掩住热气,烫得人直吐舌头,一边擦汗一边吃,舒服极了。我读的幼儿园相望此店,隔三差五便能吃上一顿。有两件事很可惜,一是我那时尚幼,鸡汤面的记

## 姥爷出院

□小关

姥爷终于在中秋之前出院了。姥爷92岁,心脏有些问题,不小心就会急喘,所以他被送到了医院。姥爷平时在家很安静,每天按点起床,中午吃一顿姥姥做的饭之后,就去睡个下午觉,睡醒之后看电视,多是一些综艺节目,比如那时候比较火的全民都可以参与的闯关游戏,他似乎和别人一样,都喜欢看选手们落水的场景,然后“嘿嘿”一笑。子女们来的时候,也没有很多话说。可自从住院以来,和临床的病友以及他们的家属倒是聊得很开心,不知道是不是医院的生活太单调,或是家里的生活千篇一律,反而让他老人家觉得没有什么新鲜感。

前两年,姥爷90岁的时候还经常跟我们小辈们打麻将。我是从小就被我奶奶抱在怀

忆所剩不多,二是几年前路面扩建,那个小店也已经作古,唯独那棵似曾相识的大杨树迁居到了别处,依稀当年的风貌。

靠江靠海的地方,小小的苍蝇菜馆外,水缸里养着来回游动的黄鱼……小八爪鱼把满是吸盘的触手附在玻璃面上,饶是鲜活无比。虾婆能拖着一条又硬又鲜的黄,任尔盐焗白煮,只要是老板店里的热锅一煮,就是鲜!还有香酥蟹块,打两个鸡蛋,蛋液面粉用筷子一拌,小海蟹切块,就着一裹,下到冒泡的油锅走一遭,油锅里的热泡顿时沸腾不止,又香又酥,壳都能吃下肚。在别处,没有百千块,着实难以入口。

散落在市井之间大大小小的苍蝇菜馆,被蜀人冠以“苍蝇菜馆”之名,形象生动之余,多多少少还有些自嘲自讽的难过。而主持它们的不论是俗世奇人还是中隐之士,抑或者是纯粹的小商微贾,给留下脚步的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味道与特色。我相信在大勺与铁锅碰撞之中必定会散发出中国人之间暖暖浓浓的烟火味,总能让人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归属。

里,在牌桌上泡大的。姥爷身体不好,不能久坐,但通过打麻将这项运动可以让他活动活动脑子,动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我们想赢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看姥爷在牌桌上的动作比别人慢两拍,但盯牌可是一等一的,每次自摸都是悄无声息,默默把牌推倒,然后等我们傻眼看着他,他就呵呵一乐,像个狡黠的老顽童。

接姥爷出院的时候,他还在打着最后一瓶吊针,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但气色还不错,只是有点瘦,他说医院的饭菜不好吃,他想回家吃点好的。

最近我正在看一部悄悄火起来的纪录片《人间世》,每看一集都哭一场,生命那么脆弱,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不但对不起匆匆来世间走一趟的自己,更对不起一直关心和爱护我们的家人。